

# 那群麻雀是亲人

■刘天文

每次回乡下老家，都会提前电话告诉爹娘。他俩依然守着乡下的老屋，故土难舍。每次爹娘都是坐在院子里，或者在院子里干些手头农活，以这种方式等我，迎接我。

迎接我的还有一群麻雀。

它们一飞而散，落于檐上、树间或闲置的农具上，总之不飞远，不离开院子，仅是拉开我和它们之间的距离。这群麻雀盯着我，虽然在它们眼里，我不啻于庞然大物，但它们眼神分明传递出不屑和愤怒，没有一丁点儿惊慌。我是不速之客，是外人，是侵入者。在叽叽喳喳略显急切和高昂的叫声里，我听出了声讨和谴责。

我有些局促不安。

其实，我早知道这群麻雀的存在。

它们是一个家族，不断繁衍，逐渐壮大。开始只有几只，现在成了一群。之所以说是一个家族，是因为其中几只麻雀我每次回老家都能看到，一眼便能认出，是家族的长者。其余的应该是后辈，如村子里的娃儿，明明和我是一个村儿，却互为陌路。如诗句“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”，欣喜中顽固地植入几缕苦涩。

对于这群麻雀，我是又爱又恨又嫉妒，各种滋味掺杂。它们明目张胆地占领了我的家，理直气壮地分享了属于我的父爱。

院子里晾晒着玉米，上面落了一



层麻雀，不停啄食。麻雀沐浴着阳光，悠闲、慵懒、富足。我有些心疼，父亲起早贪黑，辛苦劳累，种了几亩庄稼，它们竟不劳而获。疾步上前，双臂前伸，作驱赶状。麻雀慢慢撤退，我不断逼近，最终它们不情不愿地飞走。再从屋里出来，麻雀又落在玉米上，我又驱赶。

如此反复几番，直到父亲来到院子里。再次驱赶时，那些麻雀竟然不飞，纷纷转移，躲到父亲身后，寻求父亲的庇护。父亲也正是这样做的，难得幽默一次，“麻雀又不会种地，吃点玉米没啥，又吃不了多少。”

万物有灵，麻雀知道父亲不会伤害它们。想起小时候家里养的一只兔子，我经常喂它，时间长了，放学回到家，它便跑到我跟前。我把苹果切成小块，放在掌心，蹲下来。兔子便吃我掌心的苹果，时不时用毛茸茸的身子蹭蹭我的腿，作亲昵状。我把兔子当做朋友，而父亲，把麻雀视为亲人。

忽然明白，为什么父母晚年养了鸡和大鹅，养了狗，他俩需要这种鸡飞狗跳的喧闹来增添家里的生气和活力，和麻雀和睦而居也就不足为奇了。我对父母的陪伴，还不如一群麻雀。

## 生活手记

## 人间烟火

# “烂”柿子

■邓荣河

老家有棵柿子树，每年深秋，都会结满红彤彤的柿子。每每采摘下柿子，妻子总爱挑选些烂点的吃。她说，柿子越烂越香甜。

起初，我还以为妻子是因为舍不得扔掉才这么说。后来，经过一次亲身体会，我的看法终于有所改变。那次，见妻子或拿小勺，或用筷子津津有味地吃烂柿子，架不住好奇，我便对妻子说，真就那么好吃？我也尝尝。

妻子拿小勺给我弄了一小块，还别说，比那些外表光鲜的好柿子的确香甜得多。“其实，所谓的‘烂’，是指柿子彻底熟透了之后出现的一种状态，并不是平常意义上的腐。熟透了，自然香甜得很。”妻子边吃边打开了话匣子。还别说，妻子的话还真有几分道理。

每年年底，家乡人有炖铁锅炖肉的习俗，所采用的燃料，多为木质坚硬的劈柴。每次炖肉，老父亲总会在开锅后，用小火长时间慢炖，直至肉质松软，近乎脱骨的地步。

老父亲说，你母亲牙齿不好，越烂越好嚼；当然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，肉越烂越香。果不其然，在刚起锅的刹那，一股浓浓的肉香弥漫了整个小院，足以令人馋涎欲滴。就连平时不太爱吃肉的女儿，也会拿来小碗捞上几小块。

古人有“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”之说，从某种程度上讲，这也是一种“烂”：把太多的书读烂了，慢慢就会拥有渗入骨髓的书香之气。

当然，烂与香是相对的，不是绝对的。很多东西就不能太烂，甚至不能有一点烂。有些烂了的瓜果，不仅没有香气，甚至还有臭味；不光吃了没有营养，甚至反胃、闹肚子。至于我们的人生，更得好好经营：烂与不烂，到底烂到什么程度，完全凭自己的掌控。

# 红薯干

■刘改徐

前些天，在街头散步，偶遇一位骑着三轮车的老人，他车上载的是我特别喜欢的红薯干。虽然卖到近20块钱一斤的高价，还是有不少人停下脚步，一边买一边感叹着：“小时候最喜欢吃这种东西，好吃啊。”我也有好多年没有见到过这么地道的红薯干了，瞬间被勾起了食欲，买回去一大包，很快吃光了，却还意犹未尽，盼望再次遇到卖红薯干的老人。

爱人见我对红薯干情有独钟，热心向邻居家老太太讨教。她从街里买回了一整袋的红薯，把它们洗干净，放到锅里煮熟，去掉皮儿，再一切成薄片，放到我家露天的小院里去晒。为了防蝇虫叮落，上面还盖了干净的窗纱。一天翻晒几回，大约有十天左右，竟然真的晒成了我心心念念的红薯干，味道跟小时候我在老家吃到的没有区别。

我把晒好的红薯干放到高粱秸秆做成的筐箩里，拍了照片儿，晒到朋友圈。不过几分钟的时间，竟有好几十个人跑来点赞、评论。说起来，红薯干真是我童年

时最珍贵的零食。那时，父亲常年在外地上班，母亲一个人家里家外操劳，但她再忙也会抽出时间，在秋天给我们晒红薯干。刚晒到屋顶上的红薯干还是软的，最怕贪嘴的麻雀来啄，我常常就带一本书去屋顶守着。

我手里握着一根长长的竹竿，看到麻雀来了就挥一挥，把它们全都吓跑。直到红薯干由软变硬，母亲才会把它们收回来储存。此后整个漫长的冬季，我常常在上学时顺手抓一把红薯干放到口袋里，又甜又筋道，百吃不厌。

我把爱人做红薯干的流程写下来，发到朋友圈。有一位老朋友说：“薯干，白的不好吃，黄瓤的好吃。”显然他吃过不少红薯干，都吃出经验来了。我的一位老同学眼睛最尖：“讲究！连皮都剥了！”爱人看了这话，很是得意。

历经岁月的沧桑，无论是红薯还是红薯干，都成了一种美好的回忆。我们这一代人也被时间催促着，正在慢慢老去。不过，转念一想，如果老去了仍然能有红薯干吃，还能嚼得动，也是一种美好。

## 百姓茶坊



投稿邮箱: czwbsw@sina.com  
本地作者请在邮件主题中注明“沧州作者”字样



秋菊(国画) 孙玉强作

### 【柿子红】

“柿叶翻红霜景秋，碧天如水倚红楼。”高高的柿树，红红的叶，那一个个熟透了的柿子就像一盏盏挂在树枝上的红灯笼。微风轻吹，柿与叶与树翩翩起舞，富有意韵，远远望去宛如一幅流动着的乡村风景图。我每次回家乡时，漫步在田野，从柿子树下路过时，一抹儿时的笑声还是会从心头浮现出来。所谓乡情，大抵如此吧。

——管淑平

### 【色彩】

阳光暖暖地照在大地上，孩子们在煦轻柔的微风里嬉戏，到处撒满了欢声笑语。色彩也一下子变得丰富多彩起来。周末，我和几个朋友带着相机来到郊外，这里俨然成了童话般的世界。那红色、黄色、绿色的各种树叶在山谷里恣意流淌，像一幅幅巧夺天工的丹青画。

——李成林

# 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倾听您的心声，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### 【悠然自得】

一曲圆舞曲使车子变得更加轻盈起来，无尽的道路像箭头。沿着箭头指引的方向，车子一如青鸟展开飘逸的翅羽。车内婉转柔美的旋律使我紧绷的神经舒缓，悠然自得地领悟着雅意。枝头的枯叶在挣扎的舞蹈中纷纷告别了蓝天，落到了无风的角落。我已融化在季节的笑靥里。

——董国宾